

絕情芙蓉劍

鬼子著

(上)

绝情芙蓉剑

鬼子著

(上册)

广西民族出版社

(桂)新登字 02 号

绝情芙蓉剑

鬼 子 著

(上册)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地图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19.625 印张 440 千字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200 册

ISBN 7—5363—1827—8/I·433

上册
下册 共:9.80 元

内容提要

名震江湖的“夺命刀”秋月白孤身闯入江湖中传闻非常凶险的黑衫庄，并与庄主“冷面阴煞”查星野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夺命刀”为什么要独闯黑衫庄？那是因为他曾在无意之中救出了一位从黑衫庄逃出的姑娘凌婵玉。凌姑娘告诉秋月白，黑衫庄内囚禁了数百名武林高手，并拿出了一份由这些被囚高手签名的血名单，她要去报信，并恳请秋月白共同去救他们……然而，伴随着一声突如其来的巨响，正在搏斗的秋月白和查星野，以及整个黑衫庄，顷刻间化为了灰烬……

六年后，武林中人为争夺“至尊宫”的宝藏，又掀起了一场血腥大争斗。此时的凌婵玉早已成为名震江湖的“绝剑芙蓉”。她无时无刻都在思念着秋月白。日前，她受“白道盟主”南宫相之托去寻找无意中获得“至尊宫”部分宝藏的任梦雪。

当年的对手，如今的生死至交秋月白和查星野，为了保护任梦雪而经历了一次次的变故、历险又脱险……武林中的血腥大夺宝。惊动了绝迹江湖的“至尊宫”，他们也加入了这场寻宝之战，然而，他们不是为了宝，而是要寻找“逆徒”，因为他们发现，秋月白的‘夺命刀’刀法甚似他们所要找的人……

究竟秋月白与“至尊宫”有何瓜葛？凌婵玉姑娘在数次与秋月白相遇后，能否认出他就是她日思夜想的人？“至尊宫”宝藏是否能免遭劫难？

书中故事曲折生动，情节扑朔迷离，文字流畅，有较强的可读性。

目 录

第一章	夺命三刀	(1)
第二章	至尊官宝	(26)
第三章	泄宝招灾	(58)
第四章	群狼困虎	(96)
第五章	神医楼凤卿	(147)
第六章	飞天夜叉	(187)
第七章	武林钱庄	(229)
第八章	绝剑芙蓉	(267)
第九章	粉面郎君玉蝴蝶	(321)
第十章	天南九妖	(356)
第十一章	保命镖局	(412)
第十二章	幽冥夫人	(466)
第十三章	奇袭千佛沟	(495)
第十四章	渔翁之利	(535)
第十五章	辩白沉冤	(569)
尾 声	至尊官主	(604)

第一章 夺命三刀

一

一匹急驰的黑马穿越荒原，骑手青灰色的披风宛如巨鸟张开的翼翅，迅疾地掠过河滩树林，击破一片静水。

落日黄昏，烟光草色，淡淡青紫的暮霭笼罩了原野山丘，夕阳在峰顶岩面，树梢枝头，在清静明澈的河面和骑手灰色的身影上都抹上一束桔黄的亮彩，那矫健的身姿，俊逸不俗的面孔，却凝挂着一层沉郁和冷漠。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黑马开始慢了下来。它知道主人的心思。

微风传来一丝微弱难辨的呼叫，黑马停下来，骑手屏息捕捉这常人无法听到的声息。

黑马折向小路，远处树林枯黄暗绿映杂的枝叶缝隙，隐约闪出一角农舍灰暗的屋顶。

骑手下了马，步行走向农舍。

黑马隐入林中，并不离去。

他进了农院，干净整洁的院中看不出异样，但从房门虚

掩的上房却传出一阵杂乱的声响，他的脸色顿时凝重起来，眼底掠过一丝冷寒而警觉的光。

他明白那些声音的全部含意。

骑手推开房门，一步跨了进去，里面的景象果然不出所料。桌椅倒翻的地上倒着两个老人，一个身体已经僵硬，另一个仍在血泊中抽搐，虽未死，但已离死不远了。

里屋的炕上，两个黑衫汉子正在凌辱一位少女，对他的到来居然视而不见，有恃无恐。

骑手骤然变得冷静下来。没有出声，也没有动，一柄剑从背后抵住他的右肋，背心也被掌力所控制，由于一时激忿而松懈了剑士刀客应用的警惕，此刻说不定就要付出代价。

少女仍在挣扎反抗，她顶多十三四岁，纤细柔弱的身躯一次又一次挣脱了歹徒的魔爪。骑手看出少女施展的是一种近身搏击的武功，无奈对手太强。

少女被按倒，裙衫已被撕破，近乎赤裸的身体尚未完全发育成熟。

胸腔里的怒火再度被压下，因为背后的剑正一点点加力压在肋上，锋利的刃尖已刺透衣衫，陷进肌肤，背部雄浑的掌力也渐渐加强，罡气直迫内腑。显然，这是一个武功高深的行家。

“滚蛋！”背后的汉子低声说。对骑手的默不作声感到满意，以为他准是惊呆了或是被吓傻了，剑尖虽没有移开，但压力已开始减轻，同时用掌力迫使骑手转身。

机不可失，骑手身体猛一骤转，使右肋离剑尖，左掌同

时反臂劲劈。

“喀嚓”声脆响，他的掌臂感受到了对方颈骨断裂时的那一下微震。

汉子一脸的惊骇、困惑、后悔，嘴巴微张着，一声未出地栽倒在地上。

里屋的两个汉子也听到了响动，但是还不肯相信眼前的事实。不相信也得信，两个一个已抽出了身上的剑，另一个还死死按住少女不放。

眼看肉要到口，怎能舍得离开？

“你是什么人？持剑的汉子飞身而下。

骑手没有回答，手按刀柄，刀从鞘内缓慢滑出。

问话是多余的，回答也多余，就象人面对狂吠的疯犬。倒下的尸体已说明，只有杀戮才是解决暴行的唯一方式。

持剑汉子的长剑已电闪递出，前跃的身体象遭到雷击似的猛然顿住。

一道深深的血槽自他的左颈直划到右肋，皮肉外翻，血如泉涌。

他惊讶地望着骑手，踉跄一步，颓然倒地。

弯刀又指向最后一个黑衫汉子。

“禽兽！”骑手从齿缝里挤出两个字。

黑衫汉子脸色惨白，象从恶梦中被惊醒一样恐惧地盯视着那狭长微弯，流动着寒芒的刀锋，他知道两个同伴的武功，都具有江湖一流的身手，但在这灰衫客的刀下，却没能够走完一招。

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他把两个同伴的失败归于太大意，他自己也因为太意，一开始就轻视了对方，所以弄得还未穿好脱下的衣裤，形状狼狈不堪。

他现在很小心，而且装做很害怕，胆颤心惊。

“把衣服穿上！”骑手鄙夷地用刀指着地上的衣服。

汉子顺从地俯下身。

忽然，他左手中飞出一丝淡淡的星光打向骑手，右手趁势抓住地上的剑柄，身体电闪侧滚，一式精妙的“醉探花荫”长剑横扫骑手的双膝。

汉子的身手奇快，剑招凌厉阴狠，只是剑式未尽，便蓦地发出一声惨嚎，身体后仰、前缩，急剧地抽搐了几下便不再动了，背心上涌出一片血迹，在黑衫上慢慢地扩散开来。

骑手还刀入鞘，目光避开少女，从里屋退出。

少女匆匆用烂衫遮掩了身体，紧跟着跑出来，她看到地上那垂死的老人，惊叫声“爷爷”，扑过去抱住老人，放声大哭。

老人睁开双眼，目光迟滞地望了望少女，又移向骑手，嘴唇翕动似有话要说，却发不出声音。

骑手伏下身，耳朵贴近老人嘴边。

“老朽……凌方知……”老人声如蚊蚋。

骑手微微吃惊：“前辈是‘飞星摘魂’？”

飞星摘魂凌方知，是雄踞一方的武林名宿，尤其是暗器功夫更为江湖所称绝，被尊为当代暗器宗师。但在三年前，他与数名武林名家高手一起失踪，以后，同样神秘失踪高手名

宿已不下百人，至今仍为武林悬案，不解之谜，想不到竟会在这里相遇。

“是……”老人喘息不止，吃力地说道：“失踪高手……都……被囚在黑衫庄，剑……剑道三老、传血单……召请武林同道施援……”

老人从怀中抽出一块白巾，拼尽余力说道：“大侠救我孙女婵玉之恩，容、容老朽再世相报，这是……这是、是……”说到这里，竟一口气上不来，全身猛的一震，便一动不动了，只是仍大睁着双眼，死不瞑目。

“爷爷呀——”婵玉狂嚎一声，紧紧抱住老人的尸体摇撼着，放声大哭。她那纤细瘦小的身躯在昏暗中不住地抽颤，越发显得孤独无依，令人心碎。

骑手轻轻抹下老人的眼睑，默立片刻，从房门后找出一把铁锹，走向房外。

“大侠请留步。”婵玉忍住哭泣，哽咽地说道。

骑手停下来。

婵玉伏地，深深一拜：“请问恩人姓名。”

“在下姓秋，名月白，姑娘不必称恩人。”

婵玉轻呼：“恩人可是江湖上人称三刀夺命的奇侠‘夺命刀’？”

“姑娘怎么知道？”秋月白讶然。

“能刀出无虚，招施不废，举手间连毙三名黑衫庄杀手的，当世能有几人？”婵玉抬起一双漆黑的、泪光莹然的眸子望着秋月白，仿佛是要把他深深印在心里。

她从爷爷手里抽出白巾，双手捧着走到秋月白面前跪下来，仰起脸儿说道：“我和爷爷冒死逃出黑衫庄，就是为了传送这份血名单，求大侠助我把血名单送至丐帮总坛，拯救陷身黑衫庄的武林同道于水火，婵玉结草衔环，也要报答大侠……”说到这里，已是泣不成声。

婵玉双手把白巾高高举过头顶，泪珠儿沿着苍白的、清丽娟秀的面颊滚落下来，浸在泪水中的眸子是那样的黑、那样的亮，凄然恻怛中充满希望和祈求，那隐藏在娇柔怯弱下的凛然正气，对生活满怀信心的神情使秋月白怦然心动。

他接过白巾，凑到月光下展开。

这是一块写满血字的白巾，皆是失踪的黑白两道高手的姓名，为首的是剑道三老——被称为剑帝、剑圣、剑祖的三个武功绝顶的百龄老人。

婵玉道：“三老被囚于地下密牢，被点破经脉、铁链穿骨，已成废人……”

一股森冷的感觉扩展到他的全身，他觉得心在下沉，血液在凝结，但那曾长久郁结在心头的愁郁和空荡荡的茫然感，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

门外的夜幕中，传来黑马的嘶鸣声。

二

大厅门中站着七八个身戴镣铐的汉子。

大厅中央立着一个劲装佩剑的黑衣人。

跟进来的黑衫侍者给这些汉子们打开了镣铐，把一些武器分发给他们。这些武器有刀、也有剑，他们使起来轻重合手，长短适宜，因为这都是他们原来的武器，现在突然又原物发还，使他们颇为惊异，迷惑不解。

黑衣人毫无表情地望着他们。

黑衣人毫无表情，是指他那张长着坚实的下腭、环眼直鼻、虬髯戟张的脸，他的一双阴冷的眸子里，却闪射着嘲弄、酷虐的光。“诸位被‘请’到这里来，长的有三年之久，短者也逾半载之期，今天我给诸位一个机会，有本事的便杀出去逃命，只要出了这道门，本庄决不追究。没有本事的便留下纳命，不要怨天尤人！”

要想活命，便只有拼命！要论本领，他们俱是江湖上名噪一方的武林高手，但他们谁都知道，事情远非听起来这么容易。他们武功虽高，但对方都了如指掌，因为他们都是被黑衣人使用阴谋手段掳来半囚半养的陪手。

所谓陪手，就是以自己的武功陪伴他人练技喂招的靶子。自己的杀招、绝式被拆开、分解，供对手一遍遍反复研磨练习，其结果就好象在猫爪下被玩弄的老鼠，只是更锋利了对手的爪牙而已。何况，他们俱是来自江湖上著名的武术流派，由他们做陪手而精研出来的武功，其威力和精妙可想而知。

不过，难则虽难，这毕竟是一个摆脱囚笼羁绊的机会，而且是他们在这屈辱悲惨的生活中一直梦寐以求的机会，以八个联手的威力，这世上几乎很少有人能够敌挡得住，以此这机会更是难得，更不能放弃！

“拼！”一个黄衫汉子沉声短喝。八个抡刀挥剑，齐向大厅中央的黑衣人猛扑过去。

剑是利剑、刀是快刀、人是好手、招是狠招！刀剑交织攻势凌厉无比，令人目眩，仿佛是骤然间掀起的大涛狂澜。

黑衣人双臂环抱，剑未出鞘，掌未离胸，浑身冷凝有如一尊如砌石的冥神，散发着阴森暴虐的杀气。江湖上人称他“冷面阴煞”，他的本名却鲜为人知。他姓查，名星野，在这座魔窟般的庄园里，他被尊为“黑衫庄主”。

转瞬间，刀飞剑掠，锋刃逼身。

查星野身形疾闪，移步、发掌、出剑一气哈成，飞动的剑身幻作一道银色的钢墙铁壁，把自己周身护在这剑壁之中。转眼三二十招，双方去刀往，似成平手，铮然鸣泣的刀剑撞击声，使大厅里充斥着一团冷寒逼人的死气。

“开！”查星野骤然暴喝，剑罡暴长疾射，左掌凝力骤发，劈拨抓生风。仿佛一头凶兽硬生生强行撕开围住自己的刀围剑网，从这死的光团中直冲过去。

灵如狸猫，快若电火，全身不伤分毫，但八人之中却已有人发出呻吟。

“再来！”查星野从牙缝中迸出两字。

一经试手，他更是有恃无恐，眉宇间隐现也一股强悍摄人的杀气、霸气，掌剑伸张，犹如猛兽恶禽显露出的獠牙利爪。

八个人没有再动，惊愕之余，相互对视，暗示对策。

查星野武功之高，他们是预料到的，但没有想到会高得

出乎意料之外。数年前，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冷面阴煞都不堪做为对手，而现在合八人之力，竟没能伤他分毫。看来，查星野崛起江湖，横霸武林，已绝少有人能够制止他了。

八个人又成扇面展开。

两人抵前，两人袭后，四人分攻侧翼，突然出其不意，各展已招，齐向冷面阴煞扑击过去，但这种拼死相搏的攻势转眼便被对手以更快、更狠的剑势克住。

“杀！”八个人变招再击，每人都施出生平绝学相拼，以求一线生机。重叠的刀光剑影象一团银茫茫的死雾在大厅里弥漫。

查星野身形游走于刀风剑影之间，犹如一个飘忽不定的幽灵鬼魅。他熟知八人的刀招剑路，对八人的功力了如指掌，但八人联手的威力，他还是深感惊异，然而也仅仅是惊异而已，他自信自己的武功已臻化境，要击败八人并不费力。

“梭、梭、梭……”他手中的长剑发出一连串的怪音，青锋精芒幻化出一片寒星袭向八人，“飞星撒雨”、“群芳缀英”、“百禽朝凤”具是空灵诡秘变幻奇招，一翻数变，招连式叠。

眨眼之间，嘶嚎、惨叫、闷哼、疼呻……八个人倒下四双，残肢、断剑弃刀，殷血，卷曲扭动的伤体布满大厅的青砖地上。

“哈哈……”查星野发出一阵怪笑：“天下武林之首，舍我其谁？”

“夺、夺命刀！”倒在地上的黄衫汉子挣扎说道。

他叫冯振山，是海南剑派著名剑客，号称“南天第一

剑”剑术内功在武林称最一时。

但此时腹部中剑，衣衫飞裂，下身血红一片。

“谁？”查星野倏然变色，面露狰狞。

“夺命刀！”冯振山切齿怒目，声嘶力竭吼道：“查星野，你逃不脱武林公道，血名单出现江湖之际，便是你恶满命毙之时。

传说中的“夺命刀”，是新起于江湖上的一位武林怪客，身份隐秘，行踪诡异，神龙见首不见尾，其武功之高，几乎无人能望其项背，尤其是他精练的杀手刀式，更是奇绝怪异，出手三刀未绝，对手必然败北，轻则断肢残身，重则身死命毙，故又被人称“三刀夺命”。

说是“三刀夺命”，其实能接下他一刀的人数寥寥无几。横行江湖无阻的黑衫庄客凡遇到他者，尚无一人能活命逃生，以至冷面阴煞属下，无不谈虎色变，将其视为克星。

查星野派人四出查访已久，始终未能寻到此人行踪。不过，查星野并不以为患，他认为自己的武功已臻登峰造极之境，即使夺命刀此刻出现，在自己面前也绝难有施展的余地。

“冯振山，你以为一个江湖末流能奈何得本庄吗？”

查星野望着气尽倒卧的冯振山，不禁一阵“哈哈”冷笑。但笑声未尽，便觉出这笑声有些不对，其中似乎多出了另一个人的声音，听起来格外怪异、冷森。

“谁？”查星野一怔，厉声暴喝，双目循声望去，只见大厅门外昏暗的院子里，立着一个灰色的人影。

“我！”一道冷沉的低音传来。

查星野佇立在大厅里未动，看上去依旧冷若冰霜，神情泰然，然而他内心里动感到十分惊异，这个人怎么会神鬼莫知地出现在这座院里？

这座庄园叫做“燕平庄”，位于晋豫交界的太行山深处，四周峰峦环抱，岩挡沟断，浓荫蔽遮，看上去极象一座“桃源”式的避世山庄。

说其“极象桃源”仅指外表而已，其庄三五里之内却从不许外人涉足。

不但寻常百姓、樵夫药农、游人旅客，即便是身怀绝技的武林好手，一旦误入其间，也是身首两断，有来无回。因为，这不是一座普通的山庄，也非一般的武林流派或绿林强盗的禁地。

“燕平庄”是一所由王府开设的武教场，一所“武国子监”。

换句话说，即是为五府训练武士高手的秘密基地。

这里的武士人数不下三五百，都具有武林一流水准，因全着黑衫，故能称“黑衫庄客”，庄也又名“黑衫庄”，庄外明岗暗哨密集，在内高手如云，就是这大厅外的院子里，也立有二十余名武功高绝的黑衫卫士。

然而，他们谁也没有发现这个灰衣人是怎样突然现身面前的。

“阁下何处高人，夤夜来此，所欲何为？”查星野沉声问

道。

灰衣人灰巾罩面，只是冷笑，象是不屑回答，迈步走向大厅。

两个黑衫卫士“咣啷”出剑，横在大厅门口，厉声斥喝：“摘下面巾，报出名号！”

灰衣人未停脚步，双目盯着两个拦路者不住冷笑，笑声冷冽的使人毛骨悚然。

“摘下面巾，停脚止步，报出名号！”

两名卫士迅速举剑前指，剑类对准灰衣人的前胸：“尊驾不听劝阻，是想逼我们动手么？”

没想到灰衣人竟点了点头，且在点头的同时，掌臂微动，手中已多出一把雪白狭长的弯刀，而所有在场的，竟没人看出这把刀是怎样变出来的。

但他们已从这把刀上猜出了灰衣人的身份。

“夺、夺命刀？”两名卫士大吃一惊，失声呼出。

两人身上忽然发冷，他们已耳闻过夺命刀的厉害，死在他刀下的黑衫庄客已不下数十人，且大多是庄中武功矫矫的白纹黑衫庄客，所以，他们从心底升出一股寒意。

两人本能地知道不是夺命刀的对手，迅速并肩联剑，相互靠卫。双剑一瞬间疾出，开手便使出杀手招式先发制人。

这一击劲若风雷、快似电掣，莫说寻常武士，即使是名流高手也抵挡不开。

夺命刀缓缓挥出了手中的弯刀。

说是“缓缓”，只是由于他那神定气闲，而似乎略显庸散